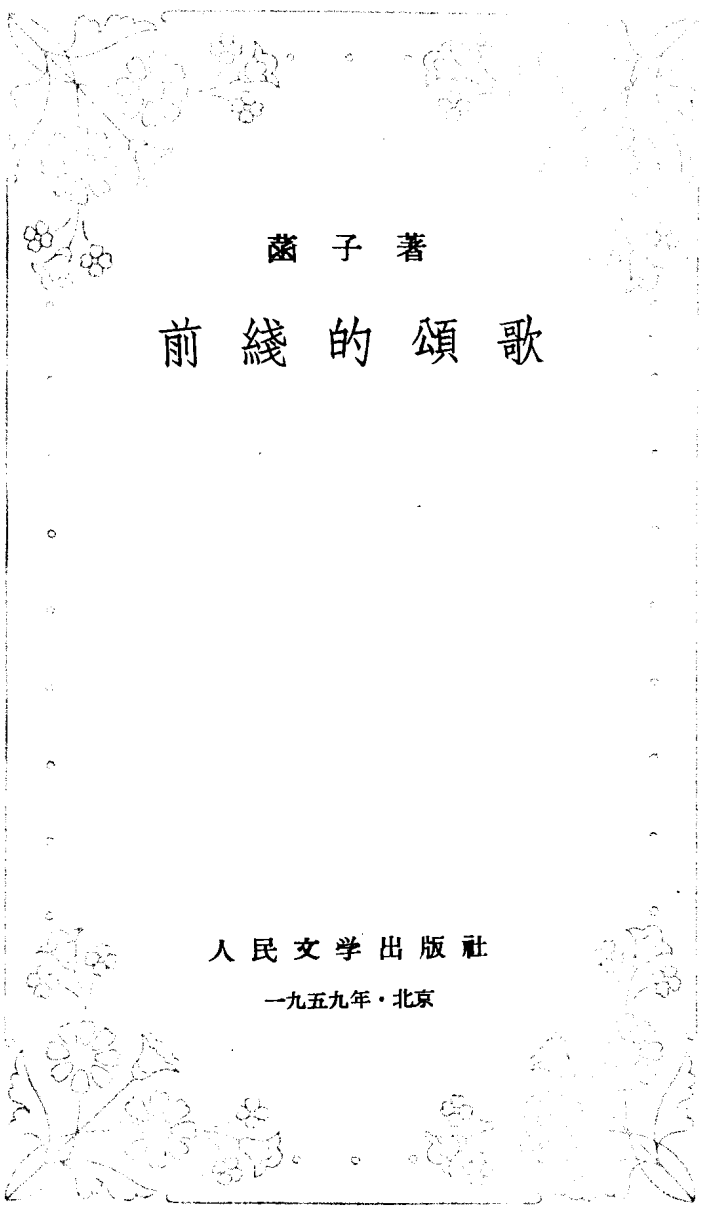


前綫的頌歌

菡子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菡 子 著

前 綫 的 頌 歌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九 年 · 北 京

前 綫 的 頌 歌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

书号 1492 字数 132,000 开本 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张 5 $\frac{15}{16}$ 插页 1

1959 年 9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59 年 9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定 价 (3) 1.20 元

目 次

和平博物馆.....	1
在观察员的位置上.....	14
亲人.....	26
桥树下.....	34
泉水边.....	43
我上甘岭来.....	51
和黄继光班相处的日子.....	58
在崭新的生活里.....	63
师长和战士.....	67
战斗之前.....	73

毛主席在安徽人民中间.....	79
难忘的夜谈.....	86
母亲.....	90
记与拉伊萨·奥斯特洛夫斯卡娅的会见.....	95
这就是我的儿子.....	100
阿角姐.....	107
陈学孟看到了未来.....	113

致江幼农.....124

主流.....129

青年工段.....133

源远流长.....138

路.....142

第一个春雷之夜.....144

记丰收.....147

春节.....150

相识.....154

激流中的友谊.....157

可爱的家庭.....159

黄山小记.....163

五颗小小的心.....167

小牛秧子.....177

八只小猫.....180

山羊花花.....182

后记.....187

和平博物館

“咱們管自己修的坑道叫‘和平博物館’，你該知道了吧？這不难懂，指導員說過的，咱們的坑道可不簡單，現在靠着它打仗；往后呢——和平博物館，門上挂塊‘歡迎參觀’的牌牌，說不定全世界的人都來瞧瞧呢。”

連部的通訊員鄭小強背着我的行李引我上連主陣地去。關於坑道的事，他一路上已說了兩次，這是第三次。每次說到最後兩句，就回過頭來，讓我看到他年青的圓臉，流着汗，自管自地笑着。可是他沒有忽視敵人炮彈出口的聲音，“噓——”的一响，他急忙伏下了，偏着頭向我招手，要我也模仿他的動作，一面還輕輕地對我說：

“這條和平大道流過我們同志的血，指導員說過的，勝利就是用血換來的。”當我們站起來的時候，他就又忙着給我介紹這條和平大道了：

“這條路不难走吧，上山沿着坡繞來彎去，足有一千六百米，全是从岩石里一分一厘劈出來的。你看這扶欄，沒有一寸不連着。炮打毀了就修，只要我們在，就不让它敗壞。往后呢，要是參觀的人真來了，我們保險把這上山的路，凿成一檔一檔的，鋪上洋灰，把欄杆也刨得挺光溜，沿路還搭上幾個涼亭，備了茶水，

走累了就歇一会儿，那时不用防炮弹，你爱游山玩水，荡上三个钟头也由你……”

“嘘”，这次是极短促的一声，接着一种带着撕裂的爆炸声在二百米以外响开了，郑小强一把将我按倒，自己弓着背，以他的胸脯护着我的头部，可又不压着我。嘴里还在说：“杜鲁门这捣蛋鬼！”过一忽儿，他又兴致勃勃地回到刚才的话题：

“你看见右边山坡上一块平地了吧？那儿风景挺好，往后那地方该修一座小洋楼，给来参观的人住，我们才不让他们住在坑道里呢，坑道里挺潮湿，他们住不得。”

“我说，同志，还有什么要注意的，你待会儿看过了我们的坑道多提提吧，指导员说过的，要诚恳坦白呵。……”他回过头来，给我做了一个鬼脸，我忽然想到他至多不过十八岁吧。

陪我把坑道看了一遍的是连指导员，照郑小强给我提起的指导员，该是一个会说话的人，可是他对我说得挺少。他走在我前面打着手电，走路偏着身子不挡我的亮，还不时给我一些必要的提示：“这儿，这儿，走这儿。”“在这儿瞧一瞧吧。”对每一条我第一次看到的坑道，我的感觉总是很新鲜的，我喜欢频频回首去探索我走过的甬道，虽然什么也看不见，心里却觉得它深邃而神奇；我喜欢抚摸削平的石壁，虽然那上面什么也没有，在我看来却是比什么都美好的诗篇。“博物馆”，“博物馆”，我的心里重复着这个字眼，在这大山里奇伟的石屋，我相信即使没有一个字，也可以供人们留连，而每一寸创制人的手迹，会从心底引起人们的赞叹；再想想战士们在这里英勇地战斗和艰苦地生活着的日月，你真会感到做一个中国人是值得自豪的呵。

回到指导员的睡铺上，我激动地说出我的感想：“真不容易

啊！”

“真不容易啊！”指导員意味深长地重复着我的話，他望着油灯，黄色的柔光映在他的脸上，他的刚毅的方脸显得温和了。

“我們刚上山头的时候，一人只一个‘猫耳洞’，下雨下雪就給泡在一个窝里，实在不是滋味。想着再往里挖，就碰上石头了，手里所有的只有小洋鎚，也沒有炸药，怎么办呢？能託困难吓倒么？志愿軍就是鋼做的啊！一分一厘地磨，硬是跟石头战斗。后来为了战术要求，索性定了个規格：哪里硬在那里挖。上級支援了几斤炸药，当个仙药似的，不到最没办法的时候不用它。到底克服了困难，讓我們进了坑道。現在是有床有鋪了，吃飯是吃飯的地方，开会是开会的地方，打仗更不用說，前后左右都能活动得开，专家看了也說合乎战术。……”

这时，郑小强从坑道口跑过来了，他兴奋地对我說：“你听，杜魯門給咱們送鑼鼓来了！”

指导員怕我摸不着头脑，笑着向我解釋：

“他准是在口上听見敌人的炮弹出口，一忽儿咱們頂上就有戏听了。”

果然不錯，鑼鼓般的声音在頂上响了好久，在这稳固的石屋里，簡直无法想象这杀人的炮弹正落在你头頂上不远的地方。

“明白了吧，师长說过的，这样的坑道加上我們的战士，就成了世界上攻不破的工事。”

指导員凑近油灯准备点着他的卷烟，我在他的背后听到他这几句爽朗的話語。郑小强馬上接下去說：

“我們这坑道有个外号叫‘气死杜魯門’。”

“这个外号起得好，誰起的？”我問。

“誰起的，还不是他。象这样的事要找他这个专家。他一天

不諷刺杜魯門就睡不着覺。門口有個繳來的鋼盔，大家當它洗臉盆，他走出走進總得踢它一脚，嘴里還說：‘杜魯門的，总有一天踢爛了你。’要批評他不愛惜公物，他也有話搭腔：‘明天我繳他兩個來！’怎樣的，還害臊呢，你看，臉都紅了。”

鄭小強把頭一扭，仰着躺下了。忽然又坐起來，順手拿了一本書往臉上一蓋，又從額上慢慢地移下書來，露出的眼睛，對我做了一個怪樣子。

“我起不好，不象我們指導員才起得好呢，——和平博物館，說得把人都迷住了。寒天挖坑道的时候，一看見我們不上勁，也不慫我們，只慢悠悠地說：‘你們不是在別的什麼地方哪，你們是在修一座和平博物館，全世界的人都望着你們呢，把帝國主義打倒了，全世界的人都要來參觀，每一個人的成績都要向他們交代的呀！’”

“可不是，”指導員興奮地接下去說。“開始的時候，咱們對着梆硬的石頭，誰不皺着眉頭，你錘它，冒出一點火星，崩它，露個白印子，削下樹葉那麼一片，可費勁呢。也不能灰心，也不能泄氣。說良心話，在祖國，就是勞動的人，也沒干過這樣的活，可是當志願軍，為了和平，就得有股子猛勁，我捉摸着想出個辦法，扯了被服上的一流子白布，使完一瓶紅墨水，寫上‘你為創造和平博物館獻出了什麼？’幾個大字，掛在坑道口上，給大家解釋了一陣，大家就入了腦筋了。咱們的文書干了一天活，泥里水裏來來去去，炸藥的煙灰抹了他一臉，打坑道里出來，小褂也扯了，濕漉漉地掛着，臉孔象個小鬼似的，只看出兩隻光蕩光蕩的眼睛。他嘟着個嘴不樂意，我知道他出了娘胎就沒這麼別扭過，可我一抓住他的膀子說了句：‘看這和平博物館里出來的小黑炭，快給我澆澆水去。’他就跳着蹦着上伙房去了，還嚷着：‘明天我一口

气准掄他六百錘，不吹牛！’看，那不是他？”

在他手指的方向点着一盞油灯，有一个人正伏在鋪上写字。我走近一看，一张白紙上正是“和平博物館”五个大字。他告訴我要糊在进口的石壁上，然后就在石壁上凿出这几个字来。門口有志愿軍当警卫，誰也摘它不去；不問刮风下雨，不問炸彈炮弹，碰不着它，也磨不灭它。愿它永垂不朽。

“誰刻呢？”

“我們大家。这字挺粗壮，石头也硬，一个人凿起来拖時間，誰乐意誰就去凿，不用多久就成了，好在有字模子，錯不了。”

郑小强也怪有兴趣地挤过来了，他仰着头，急急地問我：

“这次該你說了，我們还該怎么布置？”

我想了一想，說出我的意見：

“这不是布置。咱們在这儿流血流汗，哪儿都能看見咱們的成績。以后你們在这儿留下一本館史就行了。我說，把你們每天做的工作都写在上头，关照来換防的兄弟部队也这么做，到真正和平的日子，就把这个本子交給管博物館的人，包他十天半月講不完的呢。”

“这个我們指導員早就想到了，我們还談論过要是有画家来，就請他把在这里打过的仗全画在壁上，我們自己来刻，这才好看呢。”

他端詳着石壁，仿佛就在那上面計劃壁画的幅員似的。靜了一会，忽然又滿有兴致地問我：

“到这里开博物館的时候，你还来不来？”

“我来。”我不加思索地回答。

“我一定还在。我一定好好地招待你。我让你睡連长的鋪，草鋪得厚厚的，上面吊两块雨布，保险一滴水也漏不进你的頸子

里。啊哟，我还是老脑筋，那时山坡上小洋楼修好了，我才不让你睡在坑道里呢，我打了手电送你下山睡去。”

“你又是老脑筋，那时满山都安了电灯，路也好走，用不着你送。”

“才不呢，也用得着我，你近视眼，我还得搀着你走，保险不让你跌交。”

“你这儿又是博物馆，又是保险公司，真棒！”

坑道里响起一阵笑声，郑小强善良的眼光停止在文書的笑容上，他說：

“那时你們都先回祖国去吧，留我在这儿办交代就得了。看你喜的，你还不是一跨过鴨綠江就上你的航空学校，沒說的。我在这儿呢，也‘恁’，招待全世界来参观的人，起码看了苏联老大哥才肯走；最好也瞧瞧美国人，我说的不是杜魯門，是美国人民的代表，也爱和平的，我要領他們看看杜魯門用他們的錢在这儿卸了多少炮弹。……”

他的话有多么新鲜呵，一个人有这么美好的理想是值得羡慕的，我有几次都想拉起他的手来说几句祝福的话，可怎么也想不到恰当的句子。指导员过来要郑小强让出他的铺位让我休息，他就把我引到他的住处。那是在石壁上打进去一丈高五尺宽的一个床位，上面吊了雨布，用树段支了铺，坐在铺上勉强可以挺着胸脯。郑小强叫我脱了鞋子上去，他自己也上了铺，和我并排坐着。在支着铺口的木柱上，用铅丝绕出一个圆圈，上面放着用罐头盒做的油灯。油灯下面贴着一张纸条，在油灯的阴影下面，看不出上面写些什么。我正想凑近去看，忽然发现郑小强刷红的脸，一对大眼也正注意这个地方。原来那纸上写着：

郑小强在这兒認了字

我正在欣賞这几个稚拙却很端正的字，他在我的耳旁低低地說：

“写得不好，就是表示一点心意。”

“这个意思挺好，你应该把它刻在石头上，往后什么人都能看到。”

“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他摸着自己的膝盖，眼看着油灯，他的眼睛更有光彩了。接下去他說：“我要能在这里找一块地方写上这几个字就好了。”他扭过头来直視着我的眼睛，一面在上衣口袋里掏着什么，認真地对我說：“你可別笑話我，我掏給你看。”我連連点着头，他細心地从小本子里取出一张字条。那上面写着：

郑小强在这里入了光荣的党

我激动地看着这几个字。忽然我觉得，我正伸手摸到了这个战士跳动的心脉，在这坑道里度过的終生难忘的日子，正把这些年青人带上人生最寬广和最幸福的大道。

就在我还在这条坑道里住着的时候，这个連队接受了一个新的战斗任务：要攻取敌人一个突出的山头，作为自己的障地，用指导員的話來說，要上那儿修筑和平大街第一号，跟这里的和平博物館連接起来。

郑小强在战斗前的准备工作中掌握了使用步行机的技术，攻上山头以后，他将在最前面的位置上和指揮所保持密切的联系。他背着步行机，套上耳机，打扮得象个飞机駕駛員似的，时常

笑着對我說：

“到那時你聽吧！你要不懂密語，算你聽見我的聲音也是白搭。”

我聽見他在做夢的時候也背着他的密語；吃飯時他就用密語考我，還不准我向他瞪眼，指導員在一旁替我解圍：

“看這小鬼瘋的，上了火綫再說吧，要我在步行機里叫不着你，我准叫排長揍你一頓！”

“你不能耍軍閥主義，我也挨不了揍，到那時瞧吧！”他擺動着腦袋，滿嘴大嚼着噴香的饅頭。

發動攻擊的那天傍晚，鄭小強跳出跳進比誰都忙，一面唱着他的家鄉小調，整個坑道充滿了他的聲音。和我告別的時候，我緊緊地握着他的手，要他時常給我們報告勝利消息。

“這还用說？”他責怪我多余的囑咐。想了一想，他看着我的眼睛說：“我對你也有一個要求，你回到祖國，千萬給我捎一本紅布面子的‘黨章’來，不要忘記捎到和平大街第一號啊！”

他用手向前面一指，就跳出坑道去了。在他們走后，這坑道里只留着激戰以前的緊張和寂靜。連長跟着出擊部隊到臨時指揮所去了，指導員守在步行機的旁邊，他過不一會兒就看看表，有幾次我看見他滿懷深情地凝視那些空了的鋪位，鄭小強的新軍服、膠底鞋、抗美援朝紀念章、立功証和交團費的單子以及學習本子等等，打成一個包袱，正放在指導員的枕邊。每當指導員注意自己的枕頭的時候，我相信他一定看過這個熟悉的小包。鄭小強活潑的影子，同時在我們眼前掠過。這時坑道外面已黑暗了，從門外侵入的空氣，帶着降雨前的潮濕，朝鮮的雨季已經到了。我不禁回過頭來，告訴指導員說，今晚可能是我們所預測的進攻的好天氣。對那些已經埋伏在深草里，只等待炮火攻擊

以后,就将冲上山头的战士们,黑暗是最好的烟幕。我对着他们进攻的方向,又一次想起郑小强,“不要忘了捐到和平大街第一号啊!”这呼声还响在我的耳朵旁边。我知道创造和平大街第一号的工程,一定也是艰巨的,在激烈的争夺战中,英雄们不能不将鲜血去洒开这一座地下大厦的大门。

停止炮火轰击的八分钟之内,我和指导员一直贴近步行机站着。步行机里轻微的沙沙的响声,吸引着我們全部的注意力,直到第九分钟开始,我看见指导员额上的汗顺着耳机淌下来,突然他轻而有力地說:

“全部占领山头,敌人一个也没跑掉!”

他向上级报捷以后,还留着难以抑制的欣喜,拍了一下大腿說:

“真行,郑小强的声音一点也没有变,这小鬼。……”

我正在想象这小鬼蹲在那里的得意的神情,洞外突然传来震撼山谷的炮声,显然敌人的炮火还击,已经落在新占领的山头上。这虽然是意料中的事,但那接连的震动,有如弹片正在触及我們敏感的皮肤,我們似在身受这一場猛烈的轰击。

“他媽的,排炮。”

指导员一眼不霎地望着灯火,輕輕地自語着。

我的眼前出現了一條二百米長五十米寬的山梁,敌人几十門大炮每隔几分鐘,就向那里作一次齐射,我們的战士正在苦斗着。……

一个钟头以后連长和我們搖通了電話,前面已打退敌人連續三次的反扑,我們也以五个战士前往增援,代替伤亡战友的位置。

持續不断的反反扑战斗进行了两天两夜,我們約莫有两个

排的战士輪流参加了这些战斗，而敌人留下的尸体就有一連多人。在火綫往来的通訊員，眼睛上已网着紅絲，两只大眼睛陷在眼眶里；每当从陰雨中回来，他总是冻得渾身发抖。郑小强怎么办呢？我們可以想象得到的。

“奇怪，他的声音还是一点沒变。”指导員无法掩飾他对郑小强的贊揚。他还回过头来問我：

“你記得吧，他从来沒有漏报敌人的情况。这小鬼真行。”

我們彼此都明白，对郑小强我們正有着共同的信任。

第三天的早晨出了太阳，这样的天气习惯地引起了我們的警惕。黎明前的炮声响了很久，看来敌人要以空軍配合，来一次孤注一擲的反扑。但根据經驗，最后的一次往往也是最狠的一次。

不一忽儿，我听到連长和指导員的通話，他們显然在商量十分紧要的事情。

“情况严重，这个判断很对。怎么，守东北角的战士負重伤了，該派一个得力的人去頂他，对，对！”

我一字一字地注意指导員微帶激动的回答。在对方詢問誰去的时候，我看出指导員有瞬息的犹豫，但不出半分鐘，他終於坚定地說：

“派郑小强去！告訴他打下这次的反扑就能取得最后胜利。步行机社一排长自己掌握就得了。”

我們共同看着摆在桌上的“沙盘”，盘里的东北角上标示着一个险要的岩頂，它突出在陣地前面，在那里可以窺視敌人的任何行动，也正是发揚火力袭击进犯敌人的要地，英勇的战士曾在这里迫使敌人未敢接近前沿五十米以內的陣地。

“他能頂得住，五次战役的时候，他一人打退过敌人三次反

扑。”指导员沒有忘記自己剛才的決定，他對我也象對他自己肯定地補充解釋。

兩天以來，創造和平大街第一號的工程是與戰鬥一起進行的，戰士們一面拿槍一面拿鎬，先在自己所在的位置上挖了貓耳洞（有些是順着炮彈坑往下挖的），然後又通成長溝。隨去的三名工兵，兩天兩宿沒有放下大錘，前面炸葯爆炸的時候，指導員側着耳朵每次都要設法引起我的注意，他的關切使他無論在什麼時候都能區別用炸葯崩洞子和炮彈落地的聲音，同時他也由此估計坑道進展的程度。

“只要坑道里能待得下十個人，那我們在這個山頭上就能始終保持足夠的防禦力量了，最後巩固陣地也有了保證。”記得他曾經這樣向工兵同志動員過。

在這緊張的時刻，我不覺也能分辨出什麼是炮聲什麼是炸葯爆炸的聲音了，對敵人和對頑石的戰鬥，已到了最後的關頭。果然，戰士們已能在坑道內對付了敵人的轟炸，當敵人的反扑正式到來時，他們就立刻回到自己的戰鬥崗位。

敵人最後一次的反扑連續冲鋒九次，幾乎每隔五分鐘至十分鐘就猛攻一陣。他們大概有一個營的兵力，看來他們不惜拚完這點老本。一排長已兩次為鄭小強請功，在他所抗拒的方向，他和其他兩個同志已歼滅了一個連的敵人。

沉靜了好一陣，突然，我聽見指導員對着送話機大聲地問：“怎麼？敵人一個連向東北角涌上來了？……”

電話中斷了。指導員又對着步行機叫喚，知道鄭小強他們已開始還擊，我們又回復到第一次等待戰士們攻上山頭時的心情，看着手上的表一分一秒地走着。正是這種時候，對於戰士們，就是百分之一秒也是重要的，就在這種時候，他們甚至毫不

吝嗇地最后献出自己的生命。

半个钟头结束了这场最后的激烈的战斗。正如指导员所料，打下这次的敌人以后，敌人已无力组织新的反扑。从观察孔望去，中午的太阳正停留在新阵地的高峰上，几天的炮火使东北角上呈现了一片沙滩似的颜色。那从后面看去并不突出的岩顶上，却还留着一棵削去枝叶的小树，我尽力想看出郑小强在什么地方。

当我回到连部的时候，看见一排长已坐在指导员的铺位上，我不想说他瘦了，只紧紧地握着他的手。

“郑小强牺牲了。”几天以来我第一次发现指导员说话这样无力，也第一次从他的脸上看到他的疲倦。

“他死得英勇，打下敌人头几次冲锋，他就挂了两次彩，可是他没哼一声。敌人最后拚一个连涌上来，他还一连摔出五个手榴弹。他旁边的战士看他侧着腰打机枪，才看出他没腿了。……最后有十几个敌人冲近距他三十米的地方，郑小强的机枪也打歪了，一看敌人往跟前涌来，郑小强就从岩顶上滚下去，只听他叫了一声：‘同志们，我们胜利了！’就在敌人窝里拉开了手雷。……”

我不知道是指导员还是一排长对我叙述了郑小强牺牲的情形。

过不多久，文書已在一块磨平的青石上，专心一致地刻字，那是为郑小强立的碑记，将镶在和平大街第一号东北角的石壁上，那上面刻着“保卫和平的战士郑小强永垂不朽！”文書在进行刻凿的时候，默默地低着头，时常用手指去摸触纹路，轻轻地吹拂着凿起的细石和粉末，他相信这样做能使他刻得快些，也深些。我不禁对着这块石碑默默地立正，以最沉痛和崇敬的心情，